

不朽的丰碑

■池玉枝

那一天，我独自去市烈士陵园。
沿门前的路往西走一小段，就到了南北方向的陵园路。陵园东南角入口处立着一块大牌子，上写“漯河市烈士陵园”。

站在南广场，放眼望去，翠竹依依，松柏青青，陵园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主题公园。广场南边临河堤傍水。陵园安静、独立，但不孤独，它是整个城市的一部分。

浮雕影壁墙在园区中央。面壁凝望，巨型英雄浮雕栩栩如生，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把我带入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记忆中的情感被唤醒。我曾经在作文和入党申请书里写过的句子“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前仆后继，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”早已根植于内心深处。学习历史、记住历史，珍惜时光、守好家园，扛起重任、尽好义务，才能对得起英勇献身的无数先烈。

浮雕影壁墙的东侧刻有“浩气长存”四个字，寓意烈士们的浩然之气长存。存在哪里？存在天地之间，存在浩荡的历史长河里，存在人们的心里，永不磨灭。我分明感觉到，先烈们对脚下的热土爱得深沉，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爱得深沉，他们对父老乡亲爱得深沉。我的眼里饱含泪水，英雄们的崇高精神令我感动，我似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，那是厚重的历史叩击发出的声音。

我转到浮雕影壁墙的另一侧，看到了写在墙壁上的文字介绍——漯河市烈士陵园重建记。文字是竖版排列。我仔细阅读，知道了市烈士陵园的修建历史：1959年，中共郾城县委、县人民政府修筑烈士陵园，以慰英灵；2004年，该陵园更名为漯河市烈士陵园；2015年，重建陵园。关于浮雕影壁墙，有这样的文字介绍：“正方端立纪念壁，上镌巨型英雄浮雕，熠熠然神采耀人间，铮铮然铁骨冲霄汉。”关于纪念馆，有这样的文字介绍：“中央新筑纪念馆，追寻烈士足迹，再现战火烽烟，昭示革命功业，弘扬奋斗精神。”

河水流淌，从古到今，从春到冬。在键盘上敲出“烈”这个字，我仿佛看见滴滴鲜血汇流成奔腾的江河，染红了大地，映红了天。

一座座烈士墓碑静卧在松柏中间。我默念着墓碑主人的出生年份和离世年份，心里计算着烈士的年龄，一遍遍被感动，一次次被震撼。还有一些无名烈士，走在他们的墓碑旁，

我忍不住想：他们是怎样的人？他们怎样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？

风穿过青翠的柏树林，吻着洁净的墓碑，吻着陵园之上的天空。我走出市烈士陵园，心里面装了太多的东西，需要吸收。原本，我前往陵园，仅仅是为了寻找写作素材，而陵园之行带给我的震撼却超出预期。我肯定会再去，汲取精神力量。

红色基因驰百年

■王秋霞

红船百年

红色基因驰百年，风装云驭领航船。千秋社稷光芒耀，万里江山气象延。岁月峥嵘擎现代，乾坤浩荡架穹椽。中华功业求同志，薪火荣光永世传。

奠基立业

劳苦大众把身翻，中华民族谱新篇。

暗夜踪迹残终岁，红色基因驰百年。世界大同情已切，扶摇兴废志弥坚。披肝沥胆几征战，放眼风云握主权。

伟大复兴

云水苍茫气浩然，复兴大业继前贤。中华莽莽多高士，青史悠悠尽太玄。世事物情齐更替，光风霁月各争妍。初心使命亘今古，红色基因驰百年。

鹤冲天·贺建党百年

■李耀武

红旗艳艳，猎猎迎风展。回首百年前，疮痍满。百姓多疾苦，天欲堕、山河怨。破壁残垣断。望天呐喊，试把睡狮来唤。

黎明暗夜朝晖现。红船风雨渡，开新卷。志士功勋建，倾热血、披肝胆。力把乾坤转。千秋功业，更望万山红遍！



舞阳农民画 香 安幸贺 作



舞阳农民画 甜 任明兆 作



舞阳农民画 丰 鲁祥伟 作

■心灵漫笔

■特约投稿人 贾 鹤

早上我去医院体检，意外碰上一学校组织的集中体检。人太多，我被医生好意劝回，走出医院时，竟有一丝轻松，像意外收获了自由活动时间似的。

多年前，我来到小城，最早落脚的地方就在医院附近。印象里，走过一个路口，附近有一家店，卖很好喝的胡辣汤。趁着今日，我要开启一段寻味之旅。循着记忆，找到地方，却发现吃喝到嘴里的水煎包和胡辣汤没了记忆中的味道。时间的滤镜把过往存储成不可替代，所谓的怀旧情结大概如此吧！

与往事的距离

从小吃店出来，沿着人民路西行。这段路是我那时每日上下班的固定路线，道路两旁林立的店铺也曾让我流连忘返。我在一家被套加工小店做过两个靠垫，挑选花色时的郑重、盼望成品时的急切被收藏在时光深处。如今，道路两旁店铺鳞次栉比，仿佛和十几年前一样，那些被时间模糊的小吃店、服装店、小商店争先恐后从记忆中显现，和如今的铺面一一照应。

站在距离最初落脚5公里的地方，多年不至，以致那段初来的经历被层层叠叠的日子覆盖，年久日深，了无痕迹。看着熟悉的环境，有一种时空倒转

的错觉。站在回忆的河流中央，17年前，这里的一切都默默地“看”到过那个青涩的异乡人——我。

街道对面的那家公司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员工宿舍。当时我住在三楼，和我同屋的姑娘总在晚上12点前匆匆起来上夜班。白天的走廊很安静，空气中飘着一股潮湿味儿，洗衣间有滴答的水声。我依稀记得她向我述说爱情时的模样。如今，她在何方？

我是金牛座女子，固执是我性格的底色，不被逼到绝处，永远不会改变既定轨道。行走时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我不会开辟新的路线。往事被刻在驶向未来

的船舷，我就像那个刻舟求剑的痴人，天真地认为，按照标记随时可以打捞失落的物件，包括遗忘的过往和年少的自己。而我和往事的距离，不过区区5公里。

搬离那间宿舍后，我找到新的工作。我的活动区域从铁东转到沙北，一晃又是多年。这些年，我的生活固定在三点一线，日常活动半径不超过三公里。此刻，因意外重回旧地，那蛰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，不经意间被搅动，令人感慨万千。繁华烟火下，时光如白驹过隙。我与过往间隔的，又岂止一个5公里？

恋着他（她）在时的温暖。人的一生中有各种等待。可是，有很多时候等着等着，渐渐忘记了自己最初等待的是什么。等，成了一种机械的、下意识的习惯。除了等，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。等归人，等过客，等结局，等明天，等过往……千帆过尽，在等待中，所有不能解决的、无法忘记的，都交给时间、交给等待。等待，最终都能给你答案。

等待如赴约，赴一场往事的约，见一个人，赏一处风光。等到后来，那些远方便真的成了过往，每次忆及都是美好的过往。

等，是一种磨炼和妥协。除了等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我们常说，所有不能解决的事情都交给时间吧！时光是一面“照妖镜”，也是一块“试金石”，尽管有时候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尽人事，听天命，一颗悬着的心最后总算有所着落，不再七上八下。年少时，我们总是不善于等待，于是也便错过了很多。年岁渐长，我们逐渐明白，一颗种子从萌芽到开花再到结果，必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，有时候花期越长，果实反而越饱满。人的一生，其实是等待的一生，在日复一日的等待里，我们的棱角渐渐被磨平，最终学会了舍得和放下。这些，都是等待和时间的馈赠。

等待是苦的；等待的时候是委屈的，也是无怨无悔的。在等待中，你学会了坚强，学会了乐观。你总是自己劝自己，等待是值得的，最终结果是圆满的。这一切，不过是因为你在心底里还爱着那个人，还贪

■别样情怀

内心的激动

■特约投稿人 乔聚坤

我激动了，行走在郾城区西大坡16万亩高标准粮田。那是初夏的麦田，是即将成熟的麦田。由青泛黄的麦穗，在阳光照耀下，麦芒闪烁着光芒，格外迷人。远望一片麦海，近看穗挨穗、穗挤穗，每一穗那么粗、那么长，粒粒饱满。我折下一穗数一数，有50多粒。专家告诉我们，一亩小麦的产量约有一千五六百斤。这就是当代农业，这就是我们即将收获的小麦。看到这些，我怎能不激动？

我是农家子弟，骨子里热爱农村。记忆中，儿时的麦田，真不景气，麦穗稀稀落落，麦粒又少又小，亩产量“限装”——“装”就是布袋，用容量120斤的布袋装，装一布袋，亩产量120斤就不错了。农民视麦子如珍珠，舍不得吃，只在逢年过节有客人时才吃上麦子面。我常给人讲，我体重100斤，有80斤是通过吃红薯面获得的营养，因为我的青年时代是“红薯面、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”的时代。望着这即将丰收的麦子，我怎能不激动？

我激动了，那是参观农技推广

活动后的激动。科学测地温、测土壤的湿度和科学防治病虫害，不管是地上长的，还是天上飞的，他们都能科学预测并防治。苗儿早了，告诉我们，该浇水了；有病虫害了，告诉我们，该喷药了。这是农作物的卫士、土地的保护神。看到这些，再想想过去的“望天收”，我怎能不激动？

我激动了，那是站在移动灌溉机前时。我望着高高的浇灌架子，架子下两个大胶轮，自动化操作，“行走”麦田，可快可慢，何等方便？用户这边刷卡，那边水即刻从地面喷出，人基本不用出力。我又想到了我的青年时代，那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抗旱时，大田里水车、扁担齐上阵，一罐罐提、一瓢瓢浇，肩膀磨肿了，人也累瘫了，可仍是这边浇了那边干。望着当下先进的水利设施，我怎能不激动？

我激动了，那是站在金囤科技园望着22种长在田里的小麦新品种时；我激动了，那是站在大棚前品尝着无公害水果番茄和鲜嫩韭菜时；我激动了，那是我突然觉得自己落后时，是我意识到自己该深入农村、深入基层时……

■挚爱亲情

父亲的谎言

■特约投稿人 李伟锋

天空那么明亮，拉麦车拉出一条金黄的路。父亲说他不累、他不饿、他什么都有……其实，我知道，那是他的谎言，他只是不想让我担心。

记得我小学升初中前那个暑假，父亲卖瓜、卖菜，只为了能缴上我的学费。开学前夕，父亲为我准备好了的学费，从一角到十元，有硬币有纸币，在小桌上堆成了“一座小山”。我住校后，他又给我一次次送粮食换饭票。

上学的路越来越长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回家时间也少了，我怕父亲劳动吃不消。父亲对我说：“我吃得饱、睡得好、活儿也干得少。你放心吧！”

每逢“三夏”时节或“三秋”时节，我就想回老家帮忙。父亲劝我：“好好上学吧！不要担心我和你

妈。做个有出息的人，别老想家。”

姐姐、哥哥成家立业以后，我好多劝爸爸：“你要保护好自家的牙齿啊！”他说：“我牙好着呢！等着俺孩儿孝敬我哩！”

我觉得老家文化活动少。父亲就说：“我和你妈去看戏了。那么多老年人一起有说有笑的，你放心吧！我们不孤单。”

世上没有一种工作不辛苦，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。人生来来往往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？是腰弯了、发也白了的父亲为我挡住了风雨。

工作以后，多少次在梦中抚摸父亲的双手和皱纹，我摸到了艰辛，凝望他的背影和笑容，我感受到了坚忍。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父亲就不会变老？是不是我们再撒撒娇，父亲还能把我举高高？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，下辈子还能遇到？

■流金岁月

远山与萤火虫

■陈伟华

天晴的时候，站在小城高处，远望南方，可以看到远山如黛，淡淡的山脊仿佛水墨画一般。

小城的边缘是一条名叫舞水的小河。我的童年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。那水流潺潺，小鱼小虾成群，正像古人所说：“南山叠翠，舞水清流。”

远方的山水总是诱惑着我们。小时候，我与几个好朋友暑假总会相约骑车前往南山露营、探险。那年暑假，我们一行7人骑着自行车，带着被子、锅碗、蔬菜，前往南山野炊、露营。

力总喜欢做首领，他先行带路。我带着铝锅走在后面，锅里放着冷水浸过的西红柿。其他5人骑行在中间。一路欢声笑语，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石漫滩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石漫滩水库就是一个巨大的草滩，绿草蔓延至远方。我们置身其中，仿佛游在一片绿的湖水中央。草滩中央有一条细长的小河，玉带似的串起石漫滩。我们扛着自行车，蹚过河水，继续向大山深处进发。

渴了，我们就掬一捧泉水解渴；饿了，我们就停下吃带的零食。白天，我们爬山、探险，找山里的怪石；晚上，我们住在山里。

暮色降临，我们在山脚下“安营扎寨”。我们将车围在四周，背靠着山岩，头顶就是陡峭的大山。

天黑得很快。周围虫声如织，蝉声阵阵，不远处是潺潺的溪流。我们找来石块建起了灶台，开始下方便面。面熟了，我们将树枝做成筷子，笑嘻嘻地挑起、吃着。我们席地而坐，火被山风吹得摇曳不定，我们的眼睛亮闪闪的，大家聚在一起笑脸盈盈。

天空的小星星很稀疏，好像被山遮挡住了，忽隐忽现。偶尔有萤火虫飞过，我们惊叫着、跳着捕捉它们。萤火虫闪着微暗的光，机敏地划过我们的头顶，飞去了。

玩累了，人声没了，青蛙开始鸣叫。溪流中的青蛙开始了它们夏夜的狂欢，整座山的青蛙似乎都聚拢在一起了。蛙声湿漉漉地扑面而来，凉丝丝地黏住了我们的耳朵。萤火虫渐渐多了，忽闪忽闪地游荡在夜空中，渐渐拖成一条条光的丝带，混着蛙声，闪闪烁烁，如梦如幻。

我们躺在被子上仰面看着夜空中慢慢飞舞的萤火虫，觉得山里太神奇，似乎走进了童话世界。

时隔30多年，几个少年山中露宿、围看流萤的往事仍历历在目。